$\overline{C}$ 

## 怀念一只水晶大包

与美好事物的不期而 遇,就像有道光照亮了灵 魂,美女、美景、优美的音 乐舞蹈、无私的援助、醍醐 灌顶的至理名言,就是一 道道耀眼的光芒。还有美 食,更容易被感知并不时 搅起欲望的涟漪。

读小学三年级那年. 二哥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回沪探亲,带我去淮海中路 逛书店,又在复兴公园转了 一圈,出了北门就来到斜对 面的春园点心店。看到包 子出笼,二哥便用阿凡提式 的语调说:"啊,白面馒头!" 而后一人一只大快朵颐。

一口咬破暄软的面 皮,滚烫的黏液淌在手上, 赶快将小嘴凑上去吮吸, 哇,甜得心尖尖打战。馅 心居然是石榴籽般地挤作 一团的猪油丁,晶莹剔透, 不含杂质,咀嚼时仿佛还 能听到牙缝里吱吱爆浆的 声音。我问二哥这叫什么 馒头,他指了指墙上挂着 的小木板,上面写着"水晶

雨

的

大包"四个字。 -□他一□地投喂着,最 春园跟街头大多数饮 终被孩子咬疼了手指,夸 食店相似,规模不大,装潢 张的一声尖叫引发了大家 简朴,外挑一个灰扑扑的 的微笑。阳光下的温馨一 帆布雨棚,摆出柏油筒改 幕被我刻录在记忆中,也

> 等我进了中学,视野 渐渐打开,常约同学去复 兴公园拍照或去二医大游 泳,也有数次去春园解馋 的经历,鲜肉中包、小馄

是那个时代的鲜明注脚。

饨、阳春面,样样好 吃,不过吞噬一只 水晶大包的愿望终 未实现,它总是在 我们抵达前被售

罄。中年以后与朋友提及 春园的水晶大包,都会引 爆口水汹涌的共鸣。纯爷 们一致认为:即使血糖嗖 嗖飙升,也必须来一只。

就是,真正的国民小 吃,自带一种让人赴汤蹈 火的魔力。我甚至认为刘 海粟旧居离春园不到30 米,海老肯定不会错过这 只水晶大包。

----破酥包。刚好有一 种。甜馅有云腿、肥膘、白 糖、蜂蜜、白芝麻等,笼屉内 铺一层松针,大火蒸熟。咬 开面皮, 也能看到石榴籽般

三年前在黔香阁虹桥 店意外吃到了一款云南小 位昆明厨师来沪交流,师便 露了一手。破酥包用老酵 发面,揉面时加熟猪油,累 压起酥。馅心分甜咸两

挤作一团的水晶状肥膘,白

排,还有一张桌子干脆拗成

红叶珍禽图 (中国画) 林 倢

几步开外有个 年轻妈妈, 梳两根 油亮的辫子,穿一 件旧的藏青色卡其 布罩衫,雪白的衬衫领子

装的煤炉和工作台。鼓风

机嗡嗡作响,师傅们情绪

饱满地劳作着,一格格笼

屉叠得比人还高。蒸汽从

笼屉的缝隙咝咝喷出,收

银台前排队的顾客掩映在

片白茫茫之中。

翻在外面,坚守着卑微的 讲究。她面前的两个男孩 一个两三岁,一个四五岁, 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伸长脖 子,张大小嘴,馋相逗人。 她攥着一只水晶大包,你

口朝大街上看,大雨如注,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 水花,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像烟花一样伴 着雨水四处飞,我的思绪也四处飞,忽然想到王德清。 拨通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嗫嚅:"老

洗漱完毕,已近夜里十一点,睡意全无,趴宾馆窗

魏……是你啊,你在哪?

我听出他疑惑之后的激动:"就在具 城,请我喝啤酒吧。""好啊!"他的音量又 提高了一分。

离开老家县城已三十多年,立在街 头几乎不辨西东。三十多年划过,不光 世界面目全非,很多人也面目全非,我再 也找不到跟他们继续交往的理由和兴 趣。但王德清不一样,这么多年没见过 面,我相信他不会变到哪里去,因为他的

根子"不会变。心里有这份笃 定,才会在这样大雨滂沱的夜晚 贸然给他打电话。

我和德清是高中补习时的同 学,他此前已补习好几年,每年都超分数线一大 截,但每年都落榜,原因只有一个:身体有疾。 他成了我们身边的"西西弗"。我们一边羡慕他 的成绩,一边同情他的遭遇……

我向宾馆前台借一把伞,叫了辆出租车。 刚下车,就听到王德清在对面的街道边高喊"老 魏"。雨雾蒙蒙,他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我的 心里有惊喜。跟他走进一家小店,没有顾客,只 有一家三口。问老板有什么菜可以喝啤酒,老 板推荐一个炖仔鸡,说吃完可以加菜烫。我说, 就这个菜吧,我们就是喝喝啤酒,说说话。老板 的儿子开了两瓶啤酒之后就闪开了。

我在县城工作时,除了和同事,玩得最多的 就是德清。他当时的工资加奖金是200多元,我 的工资只有50元。德清每次发工资和奖金,总 会第一时间喊我去他屋里喝酒,我后来还带一些 同事去,都是贫穷的教书匠,肚子里没有油水,而 德清是慷慨之人,可以犒劳我们的肠胃。有一次 我和他两个人喝酒,喝到高兴处,他又出去买了 一瓶,指着抄写在墙上的《将进酒》,一字一句,先 是念,后是吼,豪情万丈……我俩都喝多了,把隔 壁经常讥笑他腿疾的坏小子给揍了一顿。

德清结婚后,他老婆当时没工作,在街上烤 山芋,我陪他老婆去乡下收山芋,然后在他家喝酒,喝 完酒后吃烤山芋。我和德清交往到后来,相互都没有 隐私。再后来,我离开老家县城,去外地工作,而他生 活中发生的一些变故,我是若干年后才知道的,有些遗 憾,但并无太多吃惊。

和德清一边喝着酒,一边小声说话。老板娘一个 人在桌子边吃饭,吃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吃完,我侧头 一看,她不是在吃饭,而是一个人在喝酒,也不知喝了 多少,我忽然来了兴致,举起杯子说:"老板娘,干-杯!"老板娘笑眯眯地举起杯子,喝了一大口,

我和德清喝了三瓶啤酒,他大概只喝了半瓶,那个 过去举杯豪饮的人不再能喝了,我当然有些伤感。但 炖仔鸡很好吃,千张和蘑菇烫过之后,也很好吃。深夜 一点,我跟德清说,走吧。德清去跟老板娘结账,她说 了一句:"你俩好些年没见了吧?真好啊!"我点点头, 笑笑,虽然不明白她说的"真好"是啥意思,但知道她肯 定听了我们的一些谈话,知道她是由衷感叹。

德清坚持要给我拦出租车,我没让。走到对面路 口,雨还在下,哗哗啦啦,德清立在路边看着我走开,面 容在雨线中看不清,我走到马路对面,朝他挥挥手,正要 拐弯,突然听到一个声嘶力竭的声音:"老魏,再见啊!"

厌。甜中带咸,咸不压甜, 破酥包因此也叫糖腿破酥 包,仿佛对应着昆明"曾经 阔过"的风云际会。刚出 笼的包子又油又烫,小孩子 可能拿不住,包子落地便 碎,"破酥"二字由此而来。 这当然是传说,但传说总是 不胫而走天下

夜光杯

汪曾祺先生在《昆明 的吃食》一文里写到了破 酥包,"吃是很好吃的,就 是太'油'了……这种包子 吃不了几个,而且必须喝 很浓的茶。"唐鲁孙先生有 篇文章专写旧上海饭店, 提到了云南馆子金碧园, 特别赞赏他家的汽锅鸡、 豆豉鱼、干巴牛肉. 还有破 酥包:"……破酥包子做法 特别,包子外皮层多皮酥, 大受一般吃客的欢迎。

无论形态还是味道。 破酥包与水晶大包好比天 各一方的兄弟。春园的水 晶大包难道是金碧园的流 绪? 也有餐饮界老前辈告 诉我:复兴公园北门的洁 而精最早开在麦赛尔蒂罗 路(今兴安路),最早卖过 云南菜。上海人把所有包 子都叫作馒头,唯有水晶 大包没换过身份证,它从 哪里来,不难想象。

前不久我去思南公馆 参加一个活动,中午推掉 饭局,想去春园重温一下 青葱岁月的感觉。

秋阳下的梧桐树叶沙 沙作响,店招成了春园·四 如春,一个小圆点加一前一 后两个"春"字,意味着两家 老字号的合体。门面装潢 新,浅浅的豆绿色欲与复 兴公园的生态相呼应。走 进店堂,室内布置还是那么 局促,八张小方桌靠墙安

L形,与墙角无缝"套裁"。 站在收银台前不免眼 花缭乱,各种浇头面、盖浇 饭、大小馄饨、八宝饭、三鲜 烧卖以及白领套餐……居 然有四十余种。还有牛肉 煎包、牛肉锅贴和咖喱牛肉 汤,过去是专供特定群体 的,我老家附近的八仙桥就 有一家做得相当地道,大世 界对面的转角上也有一家, 黄金市口,生意超好。入秋

丝菜汤面,也暌违多时啦。 请问你们有水晶大包 吗?没有。

后他家还有一锅一烧的肉

我要了一碗焖蹄面外 加一碟辣酱,有相当厚度的 这块焖蹄翻到碗底, 焐一下 更加酥软滑润。德兴馆的 焖蹄因为肖战的一句台词

阳台的铁栏杆被午后的太阳晒得有 些发烫。我搁下笔,一抬头,便望见了那

它孤零零地悬在东南方的天空,说 不上是哪种形状。它的边缘被风吹得散 了一些,像是一小撮新絮,松松软

软的,好像随时都会融化在那片 没有底的蔚蓝之中,它不急,就这 样待着,慢慢地、从容地变换自己 的姿态,这一会儿像搁浅的船,那 会儿又变成慵懒的猫了,我的 心也随之悠悠地荡了起来。

那些无心的云,却让我想到许 多"有心"的事,书桌上的摊子是永 远理不顺的日程,电脑屏幕上跳动 的是期待回复的消息,我们都像被

根看不见的鞭子赶着,在一条轨道上飞 驰,怕掉队,怕标新立异,又算计着得失、 盘算着利弊,一颗心被磨得很细,也很粗, 好像沾了灰,早就没有原来的光润。

那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全凭风 的意思,但好像也有它的意思。它从不 在一个形状上执着,浓时酿一场甘霖,薄 时做一时的逍遥。古人说"云无心以出 岫",那种自在不是懒散,是跟天地一起 呼吸的坦然和洒脱。

我记得小时候夏日的草垛就是最好 的看云之处,我们几个孩子四仰八叉地 躺着,争论着那朵云像马还是像船。祖 母坐在旁边摇着蒲扇,笑眯眯地看着我 们玩闹,说:"云走得慢,人的日子也过得 慢。"我当时并不懂,只觉得天上总有看 不完的戏法。现在想想,日子讨得像赶

集一样快,再也找不出一 个长长的午后,一心一意 地看一朵云的演出。那 份属于云的,也属于童年 的闲适心境,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成了最奢侈的东西。

办公室里那盆被精心照料的

绿萝,它的叶子总是规规矩矩地 朝着有光的地方长,它美观,但那 种美观是有预设轨道的。窗外那 一朵野云就不是这样,它的美在 于自由自在的生命姿态,它不为 任何人欣赏而存在,也不因为任 何事停留才存在,它只是存在着, 自足着,圆满着,或许这才是"活 着"最动人模样——既不对他人 眼光妥协,也不对虚妄目标倾尽全力,而

是成为自己所想成为的样子。 暮色慢慢合拢过来,那朵云终干褪 掉样子,和青空融成一体,再也无处可 找。它往哪里去了呢?我不知道,但它 好像在我心里留下点什么。

苏轼写过:"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 海色本澄清",我们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 烦恼或许就像那些短暂的乌云,而生命 本来的样子,那种洒脱、自在、安宁,才是 那片永恒晴朗的天空。我们穷尽一生追 求的,也许不是要驱散所有的乌云,而是 要学会像云一样自由地蜷缩伸展,不被 形状束缚

夜风微凉,我收回目光。书卷依旧, 琐事依然,心下却仿佛开阔了些。明日, 或许我该多抬抬头。

樟

香

日



而起蓬头,互联网时代跟风 消费的狂热令人瞠目结舌, 他家的焖蹄则闷声不响,以 皮糯、肉酥、形美、味鲜的标 准熨帖"肉祖宗"的执念。

等我吃完面,顾客蜂 拥而至,排队的年轻人在门 口谈笑风生。我问在店门 口招呼顾客的店经理:"你 们家还会做水晶大包吗?

他愣了一下,将我引 向店门右侧的一扇小门: "你看,当年有两位老师傅 是专门做水晶大包的。深 更半夜要给发酵中的面团 翻身,天不亮起来揉面、摘 剂、裹馅、上笼屉蒸,十分辛 苦,他们干脆就住在这间小 屋子里了。馅心也很有讲 究,要用白糖腌制十五天的 猪油丁,否则不会有亮晶晶 的透明感。随着物资供应 的丰富和饮食理念的改变, 水晶大包于上世纪90年代 初退出市场。现在……大 概率是不会回来了。

怀念老味道,其实并 非要刺激休眠已久的味觉 记忆,而是希望在加载了 美好想象之后重返特定场 景,再次定义我们的人生。

行走的文字

曹益君

走进陕西北路服装店,端坐一隅的老板,用亲切的 沪语示意我慢慢挑选。

指尖拂过一件柔软亲肤、设计简约的米白色衬衫, 窗外一缕清冽的香气,悄然漫人。抬眼望去,那棵熟悉 的百年香樟, 伫立在后窗外, 枝叶舒展, 浓绿遮天,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去了童年。

小时候住南京西路,外婆常牵着我 的手,沿着梧桐浓荫走到陕西北路。那 时还没有这些精致小店。弄堂口的老房 子,错落有致,这棵香樟便是最鲜明的标 记。后来,这条街渐渐热闹起来,多了许 多风格各异的店铺。这棵香樟始终坚守 在原地,任凭周围的风景更迭,树干愈发 苍劲,树皮上的裂纹深了又深,枝叶依旧 繁茂,樟香也依旧清新。求学、工作,随

后旧居动迁,终是别了熟悉的风景。路 讨陕西北路的次数,越来越少,却总在某 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这缕独特的香气。

站在明亮的店堂内,窗外的香樟与 店内的罗衣美学奇妙交融。试穿新衣,目光不自觉飘向 那抹浓绿,仿佛看到儿时的自己和伙伴们,坐在香樟树 下,望向蔚蓝的天际;外婆的笑声顺着樟香飘来。店员 笑着问我是否喜欢这件衣服,我点头回应,心中满是感 慨:时光改变了街道的模样,带来了新鲜的风景,可有些 东西从未改变。走出服装店,我特意绕到香樟树下,抚 摸着它粗糙的树皮,就像问候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 樟香依旧浓郁,穿过喧嚣人潮,直抵心底柔软角落。

那些童年的时光从没有真正远去,它们藏在香樟 的枝叶间。一缕香气,便能瞬间将其唤醒。香樟始终 在这里,用清新香气,守护旧时光里的温暖。那些与樟 香、外婆、童年相关的回忆,也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 赠。让我在步履匆匆的当下,寻得一份安宁与暖意。

南京西路的街道,早已换了模样,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商圈愈发繁华,而陕西北路上的香樟,依旧坚守在 原地。最动人的怀念,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藏在熟悉

的风景与味道里。

不久前,湖南郴州游。傍 晚,从餐馆出来,夜色中,高楼 林立,小城被群山森林围着,空 间逼仄。忽然觉得,城中一幢 幢大楼,就像一把筷子插在竹 笼里。这微妙感觉,灵光一闪, 我赶紧拍下照,在手机上用文 字记下。细看文字,清新亮眼, 像是清晨露珠,又多看几眼。

夜色中的行人,最多的是刚 放学的少年,三五成群,勾肩搭 背,吃着零食,说说笑笑。此刻, 脑海不由得浮现,柳宗元的《童 区寄传》,一千多年前,郴州少年 机智灵活的形象,仿佛就在眼 前。又在手机上匆匆记下。

翌日,游览苏仙岭,下山道 上奔跑两女孩,晃动俩小辫,蹬 蹬地往下跑, 活力四射。

"郴州,这座林中之城,活力之城, 少年之城。"我又在手机记事本里 这样写道,

几个月前,到云南元阳一游。 晨雾中,走向梯田的男人,扛着铁 好景不长,下一辆大巴游客上来

锹,挺拔伟岸的背 影,俨然一幅水墨 画,朦胧中,仿佛穿 越干年。此刻,感 觉他就是大山,千

年梯田,就是由他们挖凿的。一阵 激动,也拍了照片,记下了文字。

来到阿者科自然村。看到背 木柴的老妇,一大捆木柴压弯了她 的腰。看那重重木柴,稳健脚步, 感觉在这里,人就是山,山就是人, 人们的精气神与大山的壮美融为 一体,手机上又多了一行字。

午后,速速走上多依树观景 台,不想,眼前一片迷雾,什么也看

不到。我刚转身要走,云雾移动 了,像徐徐拉开的帷幕。远处,云 雾缭绕下的山寨、梯田,真是从未 见过的美,壮观、俊秀、飘逸。不过

> 时,天空下起雨来, 眼前又是烟雨朦 胧。可谓景色好像 有仙气,观景靠运 气。看着后来者没

欣赏到美景,一脸没劲的样子,又 感叹,人看风景,或许风景也看人, 能有幸看到难得的美景,又是一番 窃喜,我自然又是笔录记下,

晚饭时,山上住宿的新都酒 店隔壁开餐馆的小伙,竭力推荐 散养的山鸡。他说,现杀山鸡,放 焖烧锅烧,前后半小时,就可以 吃。这着实让人心动,再说价钱 也不贵。没多久,一大盆鸡肉上 桌,味道果

细细品味,鸡肉鲜香,有点嚼劲, 这是之前从未吃过的。这不由得 让人想起,陆文夫在《美食家》里 有这样一段言语:"讨去一只菜, 叫活炒鸡丁.从杀鸡到上菜.只要 三分多钟,那盆子里的鸡丁好像还在动哩!"食材越新鲜,菜味越 美好,我又用手机录下,也成了自 己当下买菜、烧菜的提醒语。

近年来,我时常外出旅行,也 养成随行随记的习惯,日行千字, 成了标配。每次旅行回来,都有 洋洋洒洒几千的文字。回看这样 文字,感觉新鲜有味,似乎裹挟着 当时的情愫,闪着瞬间的灵光,实 属不可多得。这行走的文字,自 然让我想到了元阳的山鸡,越新 鲜, 越美好。